

無冕皇帝話新聞記者行業

新聞記者有無限權威，常被冠以無冕皇帝的名號，即使還沒有甚麼工作貢獻，稱謂和行業的尊嚴已使工作者自豪得酥到骨頭裡。實際上，新聞是動態的記錄，站在新聞戰線上有不同的新鮮動感和參與的自豪，縱然某些情況和作業種目會見刀槍交愧甚則危及生命，工作時間顛倒和待遇在某種程度比較下之偏低。但是，這種毫不呆滯的工作快感，會吸引你嗎？

傳媒行業每年都有人辭職轉業，亦有人甘於填補而如蟻赴膾，這會否是你嗎？但職位之多就未必見得，就溫哥華華語傳媒來說，四份報紙（星島日報、明報、世界日報和環球華報），其附屬或其他周刊，三個電視台和三個電台，每一兩年的周期中，自有若干業內的挪移和公開的招聘，應有一定的數目。

新聞傳媒招聘數量不像工廠那樣龐大，但傳媒基構，基本製作的人手所需，與生產工廠不無兩樣。只是眾所周識的文化界生產者，說來說去都只是記者，編輯和總編輯而已，卻忽略了它們還有相同重要的廣告部、發行部和生產部，整體運作上根本不能或缺，電子媒體還要多一批專業技術人員。所以傳媒行業工作人員的吸納，不只區區幾個記者而已。但從新移民的少壯型之中，在不必具備某種必需技術條件而登踏這個行業的門檻，而達到大轉灣的轉業目的者，整個行業裡，還是僅有記者這道門縫。看來只要勤快精明和有文化能力，新聞界倒是一個有身份的工場。

記者入職薪俸普遍都在每月二千元上下，不一定很有吸引力，但比最低工資的勝在薄具雅名，記者有逢官加半級的虛榮，該生點吸引力了吧！不過，只要你找到一枝可寄，切勿有「吃山怨山，吃水怨水」的念頭，這便放諸任何行頭，都會有安身立命而致插柳成蔭的好處。

談到傳媒尖兵，相信沒有比盧漢豪 Thomas Lo 更有代表性。從他壯士斷臂放棄在原居地電視台策劃階層的高職，十五年前初來埗到溫哥華之後，重新入職，由零開始。當時社會環境雖然在轉向蓬勃，但職業機會卻不見添增。他僥倖地從三十人爭奪中得到一份翻譯的職位，返回自己的專業重新起步。然後在行內不同的工種上營營役役地見檔過枝，經歷了平面傳媒以至電子立體傳媒等多類型梯階職位，今日重領風騷，是值得一般人作為借鏡學習的板模。談話中他是謙虛到歸於運氣和機會，卻不能否認在梯端只容一人的漏斗管道之晉升形態，有時即使交出能力也不能保證升職的情況下，他的謙虛未免有點兒掩飾了自己的經驗和實力。溫哥華一向藏龍臥

虎，資深報人甚多，當年叱咤水銀燈脂粉叢的銀色老記既然也仍捋鬚自詡，當年尤似今朝，盧漢豪的自謙畢竟是一種極很大的對照。

盧漢豪以為新聞記者受過科班教育當然是理想，卻非絕對。這種職業要看個人的性格和觸覺，其他的都可以從經驗尤其是錯誤中學習而進步。他的意思並非指經常犯錯就是必然成功之道，生活和工作是可以旁引為鑑，從中獲益，事事都用碰撞自己的飯碗來汲取經驗就不算高明。在職經驗可以由培訓出觸覺，事事關心鍥而不捨的投入性格是個人本質，是鍛煉不來。新聞主要是社會關注和大眾興趣的，給公眾提供一個談論的焦點，或事實的最重成份之真相。你的性格不支持，就算具備專業上其他的優點，成績還是交不出來的。水門事件把美國已故的尼克遜總統扯下馬，就是記者工作成功的顯著例子。

順帶談談新聞作業流程，以助大家對新聞工序多點理解，或者因此就能提高大家的興趣一試之心。盧漢豪說明任何新聞，除非突發事故，都由有經驗的傳媒人（是指報紙內記者頭上的責任階層）策劃安排，排出作業，不僅只是一位編輯，還要老總以下全體編輯開會決定。這樣才能把運作效率提高，責任則不在第一火線的採訪記者身上。而後由二線指揮的編輯或採訪主任明白指示基本內容的底線，強化調配，這時外勤記者將士用命和發揮個人的靈活性，製作成令讀者受惠，作者自豪，給社會動態弄個素描甚至彩圖。穩定社會的猛新聞不是日日有，「動盪中予以翔實，平淡中給予色彩」是新聞行業的重要目標，只向讀者交代而非造謠生事、嘩眾取寵，這花邊玩意怎算是了得。

由正規新聞學院派科班畢業出身的，投身這個行業是理所當然的路向。這行頭裡不一定像盧漢豪那樣資格的人大有人在，即如所謂「紅袂仔」的學徒式也可開始。新聞界業者即使同樣起步點，未必都有同樣的終線，量才為用肯定給有興趣人士一個前程的美夢。作為開始，縱觀所有公開招聘的啟事，最明顯的要求是懂得駕駛，適當的英語理解能力，和通達的中文程度，不就說明了嗎？由於現代器材的電子化，中文輸入法居然要比新聞學的背景來得重要，大概新人如果能夠積極努力，不難便培養出比該傳媒學科還理想的記者，不會中文輸入的，未到就要止步了。

對於語言，華文表面上以中文為主，但採訪是因溝通而獲得訊息，所以從業員最好能面對英語和各種華語方言，否則便難以發揮。北美洲有華語的蛻變經過，盧漢豪得到他再起步的那份工作，骨子裡也包含了他在台灣唸新聞系不止於新聞學問，而是本身是廣東人兼而又會說國語的優點而手握勝珠。

讀書可以充實自己和增加事物認識的深度，記者是需要有內涵和修養的。有大學程度的記者因具備思維能力和方式，易於打磨。新聞是一種通材學識，學術背景便於對事態探索和提供深度，但寫稿的原則只求深入淺出便已足夠，無需鑽到牛角尖上去。然而學術水平高的當然也可以，尤其在新的環境謀立足，而理想工作未必馬上到手之前的高知人士，作個玩票客串以求一開眼界，也會迅速地收到了解當地社會的實況，和把握關鍵的人脈的迅速回報。至於超高的背景的人難會久留是招聘者的一種忌憚，能否避過甄選人的法眼，則是另外的問題了。

各類媒體運作有不同的需要，有志於新聞事業的則要看看自己的裝備是否適合該個戰場。例如電台播音人，必要語言清晰讀音準確，口頭報導須要有簡潔的組織和表達內容的能力。電視出鏡的採訪記者，應要儀容端正，吐詞和思維層次要掌握到言簡意賅，清晰明確為上。至於電台電視的節目主持人要因應固定的時段規限，面對過長或過短的即時內容，必要時施展混身解數，添加固要切題，縮短時亦要不損整體內容，這種能事暫時還沒到記者們的份兒。平面媒體如報紙雜誌，主要是在文字運用作出適當的表達，語文上要有足夠的能力水平。校對是未有傳理新聞系前訓練記者的傳統方法，記者沒有文采不算重要，記者不識字就是大事。對於新一代的新聞記者來說，中文輸入打字是必備的工作制服或者「工卡」，管你用的是那種輸入法，最緊要別把新聞蹉跎在桌上仍是手稿，久久還未能成文。盧漢豪提及一般輸入法以「倉頡」最切實際，又無選字之費時，至於「大易」「五筆」以至「拼音」等輸入法，只要稱手管用便佳。時至今日，所有媒體都使用電子化器材，無論本來不著重文字的媒體，從業員只要用到文字的注腳、說明以至通傳，都以電腦傳遞，這是新聞學的大革新。記者並非打字員，只要打字速度追得上自己的思維來完成稿件就足夠，因此打字速度還沒有明顯的指定法碼。

新聞記者生理時限不會太長，年壯時，即使老一代的新聞記者號稱鐵腳馬眼神仙肚的說法已經不是那麼一回事，但是年齡長了，反應和體力必然衰退，這時不只自己辛苦，對事業也難以交代，這種狀態已經不容許死守崗位。如果不能勝任內調晉升為編輯，則功能可見，即使未必意興闌珊，都該退下火線而讓賢，這就是空缺的來自。

人對事情的看法會有立場，有立場便是偏頗，記者也不會例外。記者手執持權力無限的社會「公器」來處理文稿並作傳播，只能中正不柯。這種所謂「第四權」是新聞自由的社會所賦與，去監察包括政府的整個社會的無形權限，公正的態度是運作

的基礎，才能育成個人的公信力。從業員必要恪守這個原則和保持個人「氣節」，不能由其他人包括其上司甚至其老板所能左右和動搖。這種操守是維持「公器」不成為「兇器」的精神。作為傳媒，公信力破產則事業前途同時毀滅，是件非常重要的事。盧漢豪特別強調這個格律，並提到退役的新聞從業員亦有相當的前景，包括大小機構以至個人的公關事業、政治事務和與公眾接觸的業務，在在其中照樣可以如意縱橫。而這些工作能力，都能從記者生涯中培養出來。文字表達出色的傳媒人，能當上國家元首或政要的撰稿人，這會比普通專欄的稿費高出太多的。盧漢豪強調新聞事業是一個夢工場，既可營生，又可遂就自己的理想和抱負。要符合這種意願，在溫哥華還有相當大的空間。